

9月8日，准备登陆的台风突然拐弯去了海口，暴雨下到深夜。我和邻居从市里回村，经过垃圾桶，我听到暴雨轰鸣下细微的猫叫声。

邻居说没听到。我说你仔细听。她又听了听，果然有。越靠近垃圾桶叫声越清晰，草地上的一坨小黑影。邻居捞起来说，天呐，这么小。脑袋没有核桃大，放原地活不到明天。我们决定把它移到楼道里，那里无风无雨，有窝有粮，曾经暂居过两只小奶猫。

从邻居家拿来奶糕罐头，用手搅一下，捏开它的嘴，它嘬了两下。猫好小，眼睛才睁一半。我想母猫应该在附近，到处找，后村的围墙上蹲着一只母猫，正捶着胸嚎。我说马上把你娃送来。我回去用衣襟包着小猫，谢天谢地，母猫还在。恰好此时雨小了很多，我把小猫放到地上，躲得远远的。

母猫跳下，警惕地潜到小猫旁，闻了好久，最后

叼起小猫往黑影处走。我晃头晃脑回楼，沉浸在功德无量的骄傲里。天知道是什么预感，我都快躺到床上了，有点不放心，又下楼，绕到后面楼。乖乖，小猫趴在地板上，母猫彻底消

大名叫周小咪

周慧

失。我把小猫兜回来，放到窝里。它那么小，还活着，努力抬起沉甸甸的头，瞳孔还没成形，半眯的眼睛里一片浑油灰蓝。

接下来两天，我和邻居谁下楼就用针筒推着奶喂它两嘴，勉强维持着生命体征。它声量极大，叫得洪亮又凄凉，响彻整个楼道。邻居有爱，她不久前才救了只小奶猫回家，家里一共有六只猫，她说这只我带不动了。

不，我不收养，我连自己都养不明白。很久前我说，再也不养猫了。不久前我说，这些年我都不养，老了也许会养。我不要养

猫，我不要成天提心吊胆，之前养猫操的心、伤的心够够的了。

过了两天，有天夜里我从外面回来，喂它只吃了一点。想着睡前还要下楼来喂两次，懒得跑下

楼，干脆拿上楼，准备喂两天，会自己舔奶了再拿下去，做个自由又有吃喝的楼道猫。当天晚上我就后悔了。小猫不停叫，声量巨大，像在耳边打铜锣，每一声都留下欠不消弥的混响。有时刚睡着，又听到叫声，不得不起床冲奶粉。

我这么个把一切麻烦事都逐出生活的人，居然弄了个不仅麻烦还忍气吞声的事回来。你无法跟一只十来天的小猫沟通，它只需要一个柔软的肚子用来拱，一个柔软的奶嘴用来喂，没有，它就支起感觉随时会断的脑袋仰天大叫。

我一次次想将小猫拿回楼道，又一次次问自己，我是否因为没感受过母亲无私的爱和耐心，也就未习得如何付出；如果我曾经把巴不得缩小到不存在，不给家里添任何麻烦，我是否也巴不得生活里不要出现任何麻烦事？我在一点点趋同母亲？不，我不想这样。

暂时照顾好一只小猫还是可以的，奶粉奶瓶、猫粮猫砂、罐头猫条。我一直等着它会喝水，但它始终不会，而且对放在它面前的任何液体都很排斥。一旦鼻子触到液体，整个身子会突然向后弹开，右手抬起高频弹水。也许这就是原生家庭的创伤，被暴雨浇到几乎淹死让它对水无比恐惧。

它不喝水，我也就无法放回楼道，只得一天天喂着，一边喂一边骂：哪有小猫不会喝水的，我看你以后不是渴死就是蠢死。

一天天喂着，会坐了，尾巴收在屁股下，身子摇晃晃晃；它会用猫砂了，刨个坑，厕毕闻两下再埋起来；会跑了，两只爪子腾空；敢从膝盖上跳下去了，虽然总会栽一下；会在我关上卧室的时候打门了，打得嘭嘭响，佐以嘤嘤的叫声。对，它再也不像以前那般仰天大叫，而是各种婉转曲折。神奇吧，我没有教它任何，它自己会了。

还是不会喝水，但我有的是时间，我可以等它长大，它不长大也可以。而这个顶楼有点酷热的屋子，窗外能看不能去的山和海，还有一个对它有时凶有时温柔的人类，将是它余生的全部世界。忘了介绍，它小名叫咪子、咪宝、蠢咪，大名叫周小咪。

想念逝去的母亲，她的面容似乎定格在厢房里的掉丝拽车旁——厢房坐西朝东连着天井，暗红色的窗格玻璃很是明洁，她和伯母端坐在窗前，如姐妹俩谈笑着，手里牵着的拽车绳却毫不松弛，牵动着装在木滑竹柄上的窠头，窠头飞快旋转，套在三根丝砣竹上的乱丝便经拽车有序匀称地缠绕到竹制的窠头上。这个“天工开物”般简易的劳作被唤作“掉丝”，是过去丝织行业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自古以来江南盛产蚕丝，以苏州为中心的城乡，丝织业蓬勃，有“东北半城，万户机声”之美誉。丝织厂总会产生大量的乱丝，这些乱丝是弃之不舍的，于是就由掉丝娘接下整理，之后重新进厂纺织成绸缎。这是一种外加加工活计，门槛低，设备简单，家庭妇女都可上手。那年月，走在苏州的小巷深处，随便哪个院墙或窗口都会有富有节奏感的掉丝声传出。我们家的生活来源离不开掉丝所得，兄弟姐妹的学费、早点、文具、衣着……都出自这“嗒嗒嗒”的掉丝声呀。

母亲的掉丝生涯始于童年，我的外婆也是个掉丝娘。我外公本就在丝织作坊做账房，为外婆揽一个掉丝的户头就是“近水楼台”。早先要揽一个掉丝户头也不易，雇主要看掉丝娘的手艺，以最低的废品率取得最高的成品率。于此，外婆是高手，遂令我年幼的母亲耳濡目染间深得掉丝之道。记得母亲晚年跟我说得较多的话题，就是童年的掉丝及“取生活”“送生活”的情景——偶或碰到突降风雨，她打着伞被吹成了喇叭腔，就用身体护着包袱包着的窠头，不让成品受潮。几次窠头被打湿，被雇主扣了工钱，怕回家遭到外婆责备，她真是泪流涟涟，在雨中淋着不敢回家。每每听母亲诉说，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母亲婚后在烹调、缝纫之余，重拾掉

丝的活计，并且带动了同是寻常主妇的伯母，如姐妹俩开始了近一个甲子的掉丝合作。“巷里出了个好嫂嫂，满巷女子都学好”，母亲和伯母又带动了街坊中大批家庭妇女开始掉丝。好在苏州四大丝织厂有两家就在我们这条街上，需要整理的乱丝可谓海量，掉丝娘压根不愁无活可做，今天是新苏厂散“生活”，明天是光明厂散“生活”。经常是两家丝织厂为了抢户头而争得不可开交，掉丝娘成了香饽饽，掉钿——加工费就不断调高。

母亲的活儿，成了远近一带掉丝娘的标杆。母亲虽然高度近视，可她那双手如同生了眼似的，什么样的乱丝到她手里都能“一烙铁烫平”。在我印象中，方圆一带的掉丝娘遇到难做的“生活”，都会上我家寻求帮助。母亲宁肯自己放下活计也会帮助同行解决难题。通常，她泡一杯茶让同行坐在天井里等着，自个儿如上阵的将军一样，摆开阵势，不慌不忙地拨弄乱丝或杂毛的窠头，根本不用着眼观照，总能很快理出头绪，放到拽车上，立马就飞旋起来。那些个掉丝娘非要算钱或送东西，母亲就会板起脸说：“这些小事不要当回事，谁没个难处，倘若你们要当回事，以后就别再上门找我啦。”那一年，我家仁兄弟姐妹轮到上山下乡，接受过母亲帮助的掉丝娘纷纷上门，送上各种用品。我至今还保留着她们送来的毯子和蚊帐，心里感念着人与人之间的绵密情义。

母亲的为人和技艺不仅在同行中闻名，连厂家也认可称赞，厂家曾上门劝说母亲去厂里当正式工人。母亲婉辞了，她喜欢在家做个自由的掉丝娘，赚钱顾家两不误，关键是把一个个儿女抚养长大成人，如同她整理乱丝那样得心应手，个个都有了头绪，有了出息。

掉丝娘的队伍在苏州如此庞大，却在“姑苏十二娘”中没有名分，不能不令人感叹：“姑苏十二娘，独缺掉丝娘！”

花了两个半天，踏访特别的地方——蒙帕纳斯公墓和拉雪兹神父公墓。要体验巴黎，除了时尚浪漫与众多展馆，还要加持名教堂和墓园才算圆满。在那里，方可遍览人世传奇。

一扇门，两个世界。迈进那扇绿色大门，喧嚣进入静音键。巴黎左岸的蒙帕纳斯墓园，行道郁郁葱葱，绿色铁椅错落排开。与中国墓地的肃穆不同，这里更像是个与生死无关的地方，来者大多与亡灵非亲非故，但心生敬意。有团队跟着“小旗子”行走，在这个“露天博物馆”里瞻仰，重温其中蕴含的历史故事。

声名远播的人物不胜枚举。杜拉斯因小说《广岛之恋》《情人》为读者熟知，她的墓碑上放置了几个彩色笔筒，插满各式书写笔；波伏娃和萨特的墓碑，常有粉丝留下红唇印，千娇百媚。

“走访名人”在哪里都不容易。莫泊桑墓地久寻未着，折回客服台去拿带编号的图纸，对照墓碑字母按图索骥，终于找到26号墓。莫泊桑墓太过普通，规格不及他的声望。围墓踱步一圈，放两颗鹅卵石示敬。我喜欢巴黎8区蒙梭公园里、威尼斯桥旁的莫泊桑半身像，小说《漂亮朋友》中的玛海勒夫人斜倚在下，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雕塑同框。莫泊桑雕塑气定神闲，这才是“世界短篇小说之王”的范儿。

拉雪兹神父公墓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公墓之一，也是巴黎地铁2号线的一个站名。墓园里长眠着喜剧作家莫里哀、作家拉封丹、《卡门》作曲家比才、现代舞创始人邓肯、《国际歌》词作者鲍狄埃和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作者普鲁斯特等。公墓像个大公园，按地图导航去看人气最旺的83号王尔德墓。走到数米开外，就看到真人比例的王尔德石雕横卧在棺椁一侧。石雕墓碑被玻璃罩隔开，来者只可远观。但玻璃罩上仍依稀可见不少粉色唇印，墓碑下有几束带水珠的白菊花和鸢尾花。跨过几个斜坡，看到了肖邦墓碑上的雕塑，那是手执长笛的女神欧忒耳佩。

“巴黎公社墙”在墓地的东北角，147位年轻社员长眠于此。据说大文豪巴尔扎克在写作疲劳时，也喜欢到公墓一带转悠，以激发想象力。1850年，巴尔扎克也被迎进墓园，安卧于北门附近的4号墓地。

东西方人的思维有许多不同。譬如法国人购房不忌讳墓地，不惧怕“鬼魂”。他们认为，墓地是人生的“宁静之乡”，逝者在此安息，生者在此获取心灵的抚慰与力量。环境上也优势明显：墓地附近车马不喧，阳光充沛，常年有鲜花绿草。因此，墓地旁的房价，比其他地方的同类房还贵一两成哩。

吐鲁番的光

赵燕飞

第三次去新疆吐鲁番，是因为汤姐姐捐建的素兰书屋。书屋揭牌那天，阳光格外好，再烈一点，会觉得热，再柔一点，会觉得冷。阳光照在身上，我们和几十个孩子坐在一起，他们微微仰着脸，眼里闪着光。那些光仿佛可以洞穿时光隧道，让我们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。

离开书屋，当车外的颜色忽然从绿黄交织变成无边无际的红色时，万亩晾晒场到了。那无边无际的红色，原来都是红辣椒。我弯腰捡了一根还没完全干透的红辣椒，朝着太阳举起来，阳光穿透辣椒，半枯的深红瞬间变成饱满润泽的血红，那是一种令人不知不觉沉醉其中的

酒红。放在鼻前闻一闻，竟有无法形容的异香，那种异香糅合了阳光的热、辣椒的烈、雪山的清，还有戈壁风的执着……望着那片铺天盖地的红，我又走神了。小时候的我特别爱吃辣，母亲炒菜时，我总央求她多放点红辣椒粉。为了磨红辣椒粉，每年秋天母亲都会晒一大袋干辣椒。母亲从菜地里摘回红辣椒，装在竹盘里，天晴时拿出来晒，要下雨了赶紧端回来。有时雨来得太快，红辣椒被淋湿，不仅之前的太阳白晒了，有些红辣椒还会发黑甚至坏掉。

眼前的晾晒场这么大，我有些担心，万一下雨，哪来那么多人收辣椒？又怎么来得及？其实，这里很少下雨，最不缺的就是阳光。因为有阳光照射，戈壁滩才能化身大晒场。就像坐在素兰书屋里的

那些孩子，因为书籍，他们有了梦想，因为梦想，他们的眼里才有了明亮的光。

而不过，那是人间生机的曼妙舞曲。临别前，院子主人送了我们一人一套银杏明信片，他说银杏寓意着坚韧与沉着，希望我们以后的人生不管遇到多困难的事，都不会因挫折而退缩。我喜悦收下，仿佛瞬间读懂了古人说的“满地翻黄银杏叶，忽惊天地告成功”。

后来每遇挫折，我总会想起银杏村院子主人的一番话，想起那如诗如画的金黄世界。人生，当如银杏树般，拥有不惧风雨的生命力，向着阳光，坚定生长。

饭点时分，我们走一家别致的小院，坐在银杏树下，品尝纯正的高黎贡山古树茶，在烟笼雾绕里悠闲地吃着银杏特色菜。偶尔听到院外的孩童嬉笑，脚踩着银杏叶蹬蹬

周庄游，忽有词儿“江南文人”浮上心头，久久不能释去。

叶楚伦故居在周庄西湾街，建于清同治年间，“青砖小瓦乌头墙，回廊挂落花格窗。”院内绿荫深浓，花木扶疏，幽香四溢。叶楚伦曾在庭院树下、书房灯前，与柳亚子、苏曼殊会面品茶。苏曼殊诗心慧根，以出尘之眼观世，写出沧海月明、皎洁遗珠的好诗——说自己，“契阔死生君莫问，行云流水一孤僧。无端狂笑无端哭，纵有欢肠已似冰”；言儿女缠绵，“收拾禅心侍镜台，沾泥残絮有沉哀。湘弦洒遍胭脂泪，香火重生劫后灰”；爱世间生活，“孤村隐隐起微烟，处处秧歌竞插田。羸马未须愁远道，桃花红欲上吟鞭”；最脍炙人口，“春雨楼头尺八箫，何时归看浙江潮？芒鞋破钵无人识，踏过樱花第几桥”。我常常思忖他的容

貌。偶在一本旧书上见到他的留影，是一位清秀、瘦弱、目光聪慧的青年。离周庄不远有同里。同里三元河畔有条石板路小街，街西有一朴素宅第，面街临河，是陈去病的家。秋瑾牺牲，陈去病心情沉痛，从同里乘船到黎里拜访柳亚子，泣而诗：“梨花村里叩重门，握手相看泪满痕。故国崎岖多碧血，美人幽抑碎芳魂……”其后柳亚子、陈去病双双赴周庄叶宅。

1909年深秋，南社成立，叶楚伦、柳亚子、陈去病等江南文人常在周庄聚会。镇上贞丰桥是一座单孔花岗石桥，建于明崇祯七年，桥畔有座二层木楼临水映波，这就是因《迷楼集》而闻名的迷楼。我今登楼，徘徊，叶楚伦诗句印在灯罩上，别出心裁，“江南忆，花草旧吴宫。晨摇珠帘招蛺蝶，暮翻金箔斗芙蓉，密意一相通。”

七夕会
火烧朝霞
梁文生

太平洋罕见出现“银杏”“桃芝”“万宜”三台风共舞，受此影响，大湾区的天空出现璀璨的火烧朝霞。

11月11日早上6时12分，即将上新的城市地标——广东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，与顺德大桥沐浴在初露的霞光中。朝霞时而沉吟，时而奔涌，演奏出一首光的澎湃交响曲。

当天，我使用大疆 MAVIC 3 PRO 进行拍摄，数据参数是f2.8、ISO100、3X镜头（约70mm）、0.6秒。镜头中，城市的光亮与霞光交相辉映，热烈、奔放、诡谲、梦幻……光影之下，城市流光溢彩，如梦如幻，画面绝美。

摄影

吴联庆

「露天博物馆」阅人世

边看边聊

边看边聊

边看边聊

边看边聊

边看边聊

